

水上的斑斓

□康乔华

就显示出独特的文化魅力，一如漓江两岸那些孤峰突起或群峰簇拥，它们以自身静默的姿态诠释着山水间的内涵和思想。

船上的游客细细地听着导游的解说，有人为此从船舱里探出头来观望着，有人则议论着谈笑风生，他们看到的谈论的不仅仅是水上桂林的外部轮廓，还有由此引发心中的那份感动情愫。嘈杂的声音随着船的移动，打散到水面上，传递着某种人们心中的愿景。此时，水上的树木花草、亭台楼阁仿佛涂上了油彩，这种油彩反射过来，让我感受到夜色里有一种温暖在向我传递着。我怕朋友错过这里的每一段景致，便不时地提醒他注意倾听导游的解说。而游船每到一处，船上的游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发出声声赞赏：“哇，快过来看，那里好漂亮啊。”同行的朋友认为，“如今中国人的词汇越来越贫乏，形容美景的时候，只会用‘漂亮’这个词，至于美景后面的人文内涵，早就锈蚀为空气了。”我亦有同感，但我还是喜欢在游船上不断举起相机拍照的游人们，他们对漓江是爱的，虽然这份爱暂时还谈不上深刻，但有一份爱，毕竟是好的。

美是有震撼力的，多年来，有人曾在漓江两岸奋笔疾书，写下千古佳句；有人抚鼓清唱，或立舟细吟，在这里与山水结缘，参悟人生。我知道，这里不管白天和夜晚如何更迭，四季如何变换，它们永远淡定自如，不会辜负你的盛情美意。虽然现在是夜晚，但我也感到这片园林焕发出的生机和激情。夜色下，水是彩色的，树木是彩色的，楼房是彩色的，人们的笑脸也成彩色的了。我想：古时桂林的夜晚是否也是这个样子呢？但光影必定是一样的，人们的快乐也必定是一样的。必定会有清澈碧透的水，千环百绕。当然也会有船，那个时候的船会更多，更繁忙。船不仅是运输工具，更是审美的

物象，一条船靠岸或离岸，都会惹来水声，让人想象到在水波中游进的大鱼。

我的眼中也驶过了一条条船，笑声与喧嚣声随着船的游动，此起彼伏。还有，水上那一座座桥梁，有如虹落人间。阳桥、西清桥、宝贤桥、丽泽桥、木龙桥等等，一个个好听的名字充满文化内涵，令人遐思万千。这些桥连通的小路上，还时常能看到一对对情侣的身影，或携手随步，或斜倚栏杆，他们沉迷于桥上的独特之夜，陶醉于桥下的柔波与清风。看那些岸边的回廊，遮雨也遮阳，有的廊边还有美人靠，不定哪个女子斜倚着头看着什么风景。

在这里，我慢慢体验到“两江四湖”所能带给我的联想和兴奋。在我的感觉里，它们展现出十足的秀意，更多的韵致都在内部的深邃处。这里每一声欸乃的桨音，每一种自如自在撑船的姿势，让我有一种瞬间的触动，更感到有一种梦幻般的色彩。因而我说，“两江四湖”可以媲美水城威尼斯。于是这里水上的斑斓画卷，或许会打开心灵的密码，令人销魂忘忧。眼前的生活画卷是宁静的，在“两江四湖”，我的心仿佛也如水一样静下来。静，在这里似乎成为一种最深远的美，一种深入人心的力量。

此时，不远处的江面传来了歌唱声：“唱山歌也，这边唱来那边和，那边和。山歌好比春江水也，不怕险滩弯又多……”荡舟江上，你也会扯开嗓门吼几声。这样的歌只有在山水间吟唱才会奔放自由，饱满充沛。歌声浸入幽雅的桂林夜境，让荡漾的水波更显生动。这时，水上热闹起来，更多的欢笑从各个胸腔里迸发出来，带着水声，一同在水的上空拥挤着、传递着，从当下直到永远。

头发的故事

□韦莎妮娜

小雪过后，夜里有了一点像样的寒冷，距离新年又近了一点。岁末年终的冬夜，总让人忍不住复盘一年来的得失。

今年我人生中的头等大事，字面意思，就是与头有关。跟随我三十九年的浓密长发，在过去三个月中掉了近一半。刚开始是缠绕在梳齿之间的几根，后来是顺手一抚掉落一小把，再到后来哪怕“不动如山”，头发居然也能飘飘乎离开了树枝的老叶，随处掉落在任意我所到之处。很快，我的两根麻花辫掉得只剩一根，稀稀疏疏，夹杂着刺眼的白发。

我和头发算是有“恩怨情仇”的。过去三十多年我没少为它烦恼。它们多如牛毛，厚重不已，夏天汗馊在头发里，黏糊糊的没一刻干爽；冬天洗了头，举着吹风机半小时都吹不干，每次都是以不耐烦地吼一声“不吹了”告终。

一头浓密的头发，两只大眼睛，也成为我最显著的外貌标识。朋友们经常羡慕地说我是“发量王者”，只有我暗暗地想：要是头发少一点就好了！

天遂人愿，转变来得太快了。当持续掉发几个月后，摸着猴子尾巴那么细长的辫子，我没有想象中的快乐，反而担忧了起来。我在百度上搜索：“头发掉了还能长回来吗？”在淘宝上搜索“生发液”“防脱洗发水”，生平第一次掌握了一个防脱发的药品名称“米诺地尔”。我，肉眼可见地慌了。在那一刻，我突然想起了二十年前，外教对我说“在我们国家有一句谚语：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（许愿需谨慎）”时的那狡黠一笑。我也突然理解了那句古诗“白头搔更短，浑欲不胜簪”中的无奈。

落发和发胖，是三十多年来从未想过的事。而它们居然真真切切地在我的中年发生了。加上前年掉落的第一颗牙，这些都让我沉思许久。这些就像是无声的坐标，标记着我身体机能的衰老曲线。我不得不去正视衰老这件事。

在读李清照时，有两首词让我印象深刻。一首是《点绛唇·蹴罢秋千》，另一首是《永遇乐·落日熔金》。前一首中的“露沾花瘦，薄汗轻衣透”“见客入来，袜划金钗溜”“倚门回首，却把青梅嗅”，完全就是活脱脱的灵动少女。后一首的“如今憔悴，风鬟雾鬓，怕见夜间出去。不如向、帘儿底下，听人笑语”，写的是饱经沧桑，美人迟暮的无奈。两个人生阶段，完全是两种心态。

曾经，我也是“来相召、香车宝马，谢他酒朋诗侣”，哪里热闹往哪里凑，活得热闹又带劲。每逢过年过节，我一定会隆重地梳妆打扮，穿上应时应景的衣服，我说生活就得有仪式感。但随着年龄增加、家事繁忙，拾掇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，静下心来感受生活的片刻也屈指可数。到最后，“匆匆”成为生活的主旋律。

有一天，我早早地把两个孩子哄睡了，家务事也全部做完了，十多个微信群里也安静下来了，终于有了几个月来属于自己的两小时。按照计划，我应该是躺在躺椅上，看着天心月圆，赏着菊花，吹着凉如水的夜风，好好读一本书。但才几分钟我就待不住了，不是去房间里查看孩子们是否踢被子，就是拿起手机继续工作。原来，一旦人生高速启动就再也慢不下来了，有太多东西推着我们去往前，不能再优哉游哉，只能走马观花，浅尝辄止。不然，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对“欲买桂花同载酒，终不似、少年游”产生共鸣？我们怀念的，既不是那年的桂花树，也不是那时候的小酒，而是那份闲适的心境再也不会有了。

不过，乐观如我又很快找到了自愈。头发少了，正好可以做个大波浪卷发。以前发量惊人的时候不敢做，生怕像“爆炸头”被人笑话；没有太多属于自己的时间，就提高单位时间内的效率，把事情办得又快又好，做完了还有满满的成就感；因为太累的缘故，有时候情绪低落，正好练习着接纳它们、正视它们，再看着它们离开。毕竟暴风雨来了，埋怨也没用，只需要等它走掉了就会有晴天。“好心态决定一生”，朋友们夸我，纷纷朝着我竖大拇指。

只是我没告诉他们，2025年我的新年愿望是——我的头发，求求你们再长回来吧！

2024，我的书卷时光

□李仲

旧年的光影渐渐隐没于岁月的幕后，新岁的晨曦于时光的边际喷薄而出。在这辞旧迎新的时间节点，回首2024年，心中溢满留恋与回味，那些在文字里穿梭的日子，如同闪烁的繁星，照亮了我内心深处的世界，也编织起了我对家国的绵绵情思。

与《戚继光诗歌校注》一书邂逅，如同推开一扇历史的大门，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在我眼前徐徐展开。“小筑筑高枕，忧时旧有盟。呼樽来揖客，挥麈坐谈兵。云护牙签满，星含宝剑横。封侯非我意，但愿海波平。”这是戚继光在战火纷飞之余的片刻宁静与深沉思索，寥寥数语，却似黄钟大吕，震响在岁月的长空，吐露着戚继光那超尘拔俗的襟怀与矢志靖海的壮烈。书中的每一首诗都是一扇窗，透过它，我窥视到漫长的华夏历史里，无数像戚继光一样的仁人志士，为了守护家国的安宁，在边疆海防浴血奋战。他们在战火中挺立的身姿，成为我心中永不磨灭的雕像，让我感喟于岁月深处的家国大义。

纪实文学《三千儿郎：从鄂豫皖到陕甘边》则如

同一把炽热的火炬，在2024年的阅读之旅中，点燃了内心深处对坚韧与信仰的敬仰之火。那三千儿郎的长征之路，是一条布满硝烟与荆棘的求生、求胜之道。他们告别了熟悉的故土，向着未知的远方进发。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，崇山峻岭与滔滔江河的重重阻隔，他们没有丝毫退缩，凭借着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仰，对家国未来的美好憧憬，一步一步，用双脚丈量出了一条通往希望的道路。书中的每一个故事、每一个英雄，让我深刻领悟到家国情怀不仅仅是一种情感，更是一种义无反顾的行动，一种在困境中永不言弃的精神力量。

长篇小说《家山》恰似一幅细腻入微、饱含深情的民俗风情画，生动地展现了湘西一隅的草木山川、人情百态与众生的离合悲欢，为我带来了家山与家国关系的细腻感悟。在作者的笔花妙笔之下，家山的一草一木皆具灵性，一砖一瓦都蕴深情。书中的人物，无论身处市井间巷的平凡百姓，还是心怀壮志的仁人志士，皆在时代的滔滔浪潮中

起伏跌宕，各自演绎着与家山故土、与家国命运血脉相连的动人故事。那看似琐碎的家长里短背后，实则潜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炽热向往，对家乡昌盛、国家繁荣的默默祈愿与深沉担当。从这部书中，我深切地体悟到家国情怀并非遥不可及的宏大叙事，而是如涓涓细流，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每一处细微孔隙，是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土地的挚爱眷恋，是对家族血脉与文化传承的坚贞守护，更是在时代变迁的洪流中对民族文化根脉的执着坚守与弘扬传承。

2024年的书卷陪伴，让我在书卷的馨香里领略到家国情怀的深邃与广袤。展望2025年，宛如有一本尚未着墨的信笺等待我去书写。愿新的一年，在书韵的氤氲滋养下，我也能以更深沉的笔触诠释家国情怀的丰富内涵，在岁月的长河中书写属于自己的家国篇章，让生命在对家国的奉献中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。

扁豆花

□郑贵华

微风中，夕阳下，路边那丛紫色的扁豆花开得正艳。我忍不住拿出手机，将它们的情影留下。

这是一处靠近马路边不足两平方米的土地，应该是哪个勤劳的农人垦荒开辟出来的。它的南面是新栽的道旁树，胳膊粗细，风一吹，顶端的叶子沙沙作响。北面是一道沟壑，蓄着一汪浑浊的水，新落下的树叶还在水中打着旋儿。再过去，是大片庄稼地，寸把长的麦苗长在灰白色的稻茬中。因此，这一片亮紫就更显得鹤立鸡群、风姿卓然了。

扁豆花通体紫色，分散开来的三瓣花片是紫色的，中间挺立的花蕊是紫色的，下面紧包住花瓣的花托是紫色的，就连匍匐在地上的茎也是紫色的。更可喜的是，结出来的豆荚竟然也是紫色的。它们有的肚皮高高鼓起，有的刚具有豆荚的雏形，更多的是具备了外形却腹中瘪平。我想假

以时日，它们成熟后，也会和前面的几只一样，变得胖乎乎的，成为人家餐桌上的美食。

先前我只在菜市场里见过小贩们售卖的成堆的紫扁豆，却从没见过它们长在绿色扁豆藤上的模样。我记忆中的扁豆大都是青白色的豆荚，开洁白的花，被母亲种在屋后园子里的围墙边儿。它们很皮实，无论生养自己的土地是肥沃或是贫瘠，只要在土里扎下了根，都会尽己所能地延续生命。它们也很老实，要是硕大的冬瓜藤或南瓜藤占据了它们的领地，它们也一声不吭，只把足迹延伸到围墙外，将身子缠在树干上，咬紧牙关，为自己争取一片生存的空间，从来不和人家争，也不抱怨什么——这点和任劳任怨的母亲很像。待到其它的瓜藤枯萎、蔬果匿迹之后，它们依然绿意盎然，果实累累。

无论青皮还是紫皮，扁豆都极有营养价值。它们的主要成分是淀粉和蛋白质，富含多种维生素和

大量的膳食纤维，据说有预防便秘、降血糖、祛暑等功效。烹饪方法也很简单，切丝清炒脆生爽口；圆滚滚的扁豆去掉两旁的茎后，和五花肉焖在一起，软烂而不油腻；晒干后炖骨头，韧劲十足，满口生香。不过，我最喜欢的吃法，是烤扁豆粒。寒冷的冬天，一家人经常围坐在烧红的树杈旁聊天儿。我们姐妹几个偷偷把母亲秋天收藏好的扁豆粒摸出几颗，埋在火堆中炙烤。几分钟后，“噗”的一声，豆粒们咧着嘴争先恐后地从火中跳出来，我们顺着火星散开的方向，将它们从各个角落里抓捕回家，然后放进嘴里，香味顿时盈满口腔。可惜我十四岁那年生了一场病，医生交代不要吃扁豆之类的发物，我便有近四十年没碰过这道美食了。

如今看到这开得灿烂夺目的紫色扁豆花，还有那些零星的豆荚，我转身离开，留它们在紫色的光辉中做浪漫的美梦。

美在民间

慢时光

